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闕里廣誌

王智勇 校點 郭齊 審稿

.....

一

闕里文獻考

(卷一至卷四〇)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

四一七



儒藏

目錄

關里廣誌

清康熙刻本

清·宋際 宋慶長 撰

《闕里廣誌》二十卷，清宋際、宋慶長同撰，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際字峨修，慶長字簡臣，俱爲松江人。

闕里有志，自明陳鏞《闕里誌》始。陳志大抵以記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於孔子之遺迹，後裔之賢達，諸賢之配享，也并載於書。其後自弘治至清初，屢有修輯，但多有紕繆。康熙十二年，宋際爲孔廟司樂，宋慶長爲典籍，有感於舊志之無文，於是相與搜求典故，考核文籍，芟其不經，擇其言尤雅訓者，輯成二十卷，名《闕里廣誌》。其書因舊志而增損之，分《圖像》、《世家》、《禮樂》、《林廟》、《山川》、《古迹》、《恩典》、《弟子》、《職官》、《聖裔》、《賢裔》、《藝文》十二門。書前有龔鼎孳、王光承、沈荃、劉芳躅《闕里廣誌序》各一首，并附明李東陽、孔胤植舊志序。王光承序對《廣誌》篇目順序有所解釋，云：首列圖像，志羹牆也。圖像者尊聖人之身，尊聖人之身必尊其所自出，故次之以世家。孔子布衣，而用天子禮樂，故次之以禮樂。行禮奏樂，心嚴其地，故次之以林廟。林廟踞岡陵名勝之區，高山大川環之，故次之以山川。凡山川皆孔子平生所遊息，後世識之，至今不忘，故次之以古迹。迹雖求舊，典則維新，二千餘年來，帝王尊禮代有異數，故次之以恩典。恩典崇於至聖，而并及其門人，故次之以弟子。親奉聖人之遺書而毖其祭祀者，執事之群有司，故次之以職官。職官異姓四人，餘皆孔氏子孫仕於家者。若乃出仕王朝，爲公卿侍從者尤多，皆列名正史，故次之以名裔。聖人之祚胤流慶無疆，而四氏大賢亦施於子孫，故次之以賢裔。至於帝王卿相詔誥碑銘，以及四方文士拜瞻林廟者各有詩歌贊頌，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故最後次之以藝文。

是編所載，於聖門故實較詳，薈萃資料，取材較舊志精嚴。後來居上，實非過譽。對於研究孔子生平、孔氏家族、孔學流傳以及孔廟典禮、崇祀沿革有一定參考價值。

闕里廣誌序

闕里者、吾夫子之舊宅也。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于孔子故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卽其殿、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歷數百年。至漢武帝時、孔氏傳十餘世矣。而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當列國戰爭之餘、暴秦虐

焰之後、而所爲闕里者、風流可觀、則聖人教澤之深、孔氏子孫之賢、卽當時已足徵矣。自漢以來、聖人之道益著、尊聖人者、其禮益隆、崇祀封錫之典、有增勿減。闕里之稱、遂與天地並垂、不朽。殆泰山不足擬其高、大河不足喻其遠也。闕里故無誌、蓋以聖人之道、如天無不父、地無不母、其精神無處不流通、其禮樂

文章無在不散見，亦安能獨指曲阜之山川林廟，以爲是聖人之居，譜孔氏之族姓官閥，以爲是聖人之子孫哉？其有誌也，自明弘治間，學憲陳鎬爲之，而大學士李文正公爲之序也。其誌也，大抵以記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于先聖之遺蹟，昭諸史乘，後裔之賢達，詳

在譜牒，諸賢之配享垂諸祀典者，亦竝載焉。昔漢章帝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賜賚甚厚。謂郎中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臣宗之榮，非所敢承。帝大悅，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語乎？由是言之，



帝王之尊奉聖人加恩孔氏非以爲孔氏爲斯道也。則關里之有誌書非以誌孔氏爲帝王之爲斯道者誌也。且誌曷可以已也。李文正曰士大夫入聖人之鄉觀聖人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因以想像其形容未有不惕然感之于心而益尊聖人之道者。孟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蓋幸詞也。而今

草茅孤賤之士不幸生於遐陬僻壤不得見所爲宮牆宗廟之美而一見之于誌雖數千百里而外如登金絲之堂親聆絲竹之音也。如身入孔林見荆棘之自除而禽鳥之不棲也。其以興感學人之誠敬而作其羨牆之見功豈淺渺哉。自弘治迄今且二百年繼有修者皆紕繆蕪淺不足觀覽。會今聖公以冲齡茂

質篤學禮賢。典籍宋君慶長稽古士也。痛舊誌之無文。蒐求故府。攷覈憲典。芟其不經。擇其言尤雅馴者。輯成二十卷。而屬序於予。予觀之。詳而核。博而要。實乎亦既質有其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夫以行遠之文。生天下不能至者。嚮往之心。斯誌有焉。予不

佞。弁陋不文。謬繼文正之後。而爲之序。蓋滋愧矣。

康熙十二年癸丑孟夏月中浣之吉。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淮南龔鼎孳謹撰。



關里廣誌序

聖人之道如日。關里其扶桑暘谷也。弘治中、山東學使者陳君鎬始為之。志又二百年、無續修者。間有記述、其言不雅馴。雲間宋君際為司樂、宋君慶長為典籍、慨並嘆曰、余兩人服官於此、詩書禮樂、實有攸司、而記載不備、是余之責也。夫乃因舊文而附以近事、凡為書若干卷。書將竣、漫走三千里、自魯如齊、出入幽冀、是正於大人先生、考詳其登下、而稽訂其繁簡。越二年而始成。首列圖像、誌羨滿也。

歷代所傳夫子像、冠服不一、皆輯而繪之、儼然如有見乎其位、肅然如有聞乎其容、敬以此思敬、敬可知矣。圖像者、尊聖人之身也。尊聖人之身、必尊其所自出、故次之以世家。世家所載、自軒轅至帝嚳、以迄成湯、凡三受命為天子、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固其所也。孔子布衣、而用天子之禮樂、冕而朱紱、朱干玉戚、以舞八佾、視受命之祖為尤盛、故次之以禮樂。行禮奏樂、必嚴其地、故次之以林廟。林廟踞岡陵名勝之區、高山大川環之、故次



之以山川。凡厥山川皆孔子平生所遊息也。後世識之。至於今不忘。故次之以古蹟。蹟雖衆舊典則維新。二千餘年以來帝王尊禮代有異數。故次之以恩典。恩典崇於至聖而并及其門人。故次之以弟子。親奉聖人之道而大其傳者弟子也。藏聖人之遺書而誌其祭祀者執事之羣有司也。故次之以職官。職官異姓四人。餘皆孔氏子孫仕於家者也。若乃出仕王朝為公卿侍從者尤多。皆著名列史。故次之以名裔。聖人之祚胤流慶無疆。

而四代大賢亦施於孫子。故次之以賢裔之數者。於闕里之事備矣。若夫帝王卿相詔誥碑銘以及四方文士拜瞻林廟者各有詩歌贊頌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故次之以藝文終焉。嗟乎世之著書立言以自名家者往往而有高則沈洋跼蹐卑者雕蟲自喜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今兩宋石具雄邁之才負博通之學而專以表章聖道為事所述者必先聖之法言所載者必先聖之法行知足以擇之仁足以廣之勤足以成之夫豈

有所求而為歟。信道篤而服習深也。
昔鍾離意脩孔子車、拭几席、劍履、一
手足之為烈耳。孔子猶識其名以示
後人。況兩宋名賢百代之典制、垂文
獻、推無窮、豈止護車拭屨之功而已
哉。高高在上、日監在茲、孔子其知之
矣。

康熙甲寅孟夏望日、瑯琊王光承
拜譔。



闕里廣志敘

夫以一家之光絀。覩天下之治忽者。其惟孔氏乎。秦之富彊。逮過三代。而未及三紀。無炊火焉。不尊孔氏也。泗上亭長。不基尺土。而綿歷四百。尊孔氏也。自漢以來。代有加禮。爵崇於唐。禮樂備于宋。子孫之尊崇。土田之便蕃。極於明。而我

國家因之。踵事增華。自

列祖迄我

皇上。尊師重道。崇儒右文。超越上古。而恩加闕里。以前代爲準。蓋斟酌百王。

而得不可過。不可不及之中道焉。夫唐之尊孔子也。至於王。西夏之尊孔子。至於帝。可謂隆矣。然唐之藩鎮多封王。至於都虞侯。兵馬使。亦封王。是不足以重孔子也。孔子賢於堯舜。稱帝亦宜。然尊稱出於其君。周文武之上。出於其祖。成湯之上。恐非聖人所安。不若稱師之名。實相符也。此我國家之善因也。孟子言。君十卿祿。則大國不過三百六十頃耳。前朝給闕里田二千大頃。視古十倍。譬諸三列侯。壤及百里者。不必更益矣。獨是衍

聖公之爵、明初止于二品、恩禮視一品、我

國家直以五等之公爵待之、豈非迥出前古哉。故六服八荒、罔不承德、敷教所迄、軼于漢唐、人皆知

本朝武功之盛、而不知文德之隆、崇聖之極、至此也。孔氏家世典故、自司馬子長、班孟堅以後、凡為國史、莫不載述、顧散在諸書、未能合而為一。明大學士李文正公撰闕里誌、有典有則、稱為良史。後人輕為改易、訛謬蕪蔓、無以匹美先正。而我里二宋君樂丞

際、典籍慶長、脩葺考訂、粲然有章、非惟志聖門之典物、亦以彰

朝廷之懿美。書成、來請升言。余以庸才、忝侍從筆墨之役、不敢辭也。謹拜手而為之序。

康熙十二年四月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華亭沈荃拜撰。



闕里廣誌序

天下有一家之書而薄四海內外
上下數千百年者其惟闕里誌乎。
夫帝王之姓有時而易定鼎之區
有時而改獨孔子之闕里則與天
地而長存是誌雖出入於二十二
史之中而實足以并包乎二十二
史可謂大而無外者矣。昔人有言
其國可滅其史不可廢况乎不滅
之素王而可無誌乎。余奉

簡命巡撫山東釋菜至聖廟庭見其
禮器樂舞宮牆之嵯峨檜栢之蔭

翳展拜聖林遵輦路涉洙水三板
之封端木之廬蒼草叢生禽鳥屏
跡低回留之不能去遂欲搜討典
故攢述舊聞以鞅掌未遑旋以憂
歸讀禮之餘有傳樂丞宋君際典
籍宋君慶長公餘之暇已取舊誌
而踵事焉。癸丑春適典籍君入
都門以所訂本質余余讀而嘆曰
夫事有創者有修者而修之之功
與創者同何以言之夫創始之初
網羅放失文重思煩豈能無得十
而遺一後起者為之刪蕪補略如



攻荆玉、文以蒲穀、如治竹箭、傳以
 苦羽、耀繅采而達犀革、不踰貴歟。
 是誌也、自有明李文正公迄今二
 百餘載、其間不無綴續、然而就簡
 仍訛、方今

皇上御宇、右儒重道、視乎前代、恩禮
 有加、况當百廢具興之後、而闕里
 一誌不加整輯、豈所以揚

聖主之尊師、彰

興朝之鉅麗哉。故宋君修之、庶幾于
 述者之謂明、而亦有所不得已也。

康熙十二年四月初吉

賜進士第、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

營田、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一級、前內秘書院學士

內弘文院侍講、內翰林院編修、庶

吉士充

經筵

日講官、庚子福建主考、丁未會試總

裁纂修

世祖實錄副總裁、濱宛劉芳躅拜誤。



闕里誌舊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始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理、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常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敕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佩、盧君翼、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于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脩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

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萃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宗宗孤特爲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敕祝之頒布、章牘箋表之敷陳、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畧若干萬言。于是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于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于二千年而成于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美牆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禁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鐫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于無窮。由今日以至于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長沙李東陽撰。